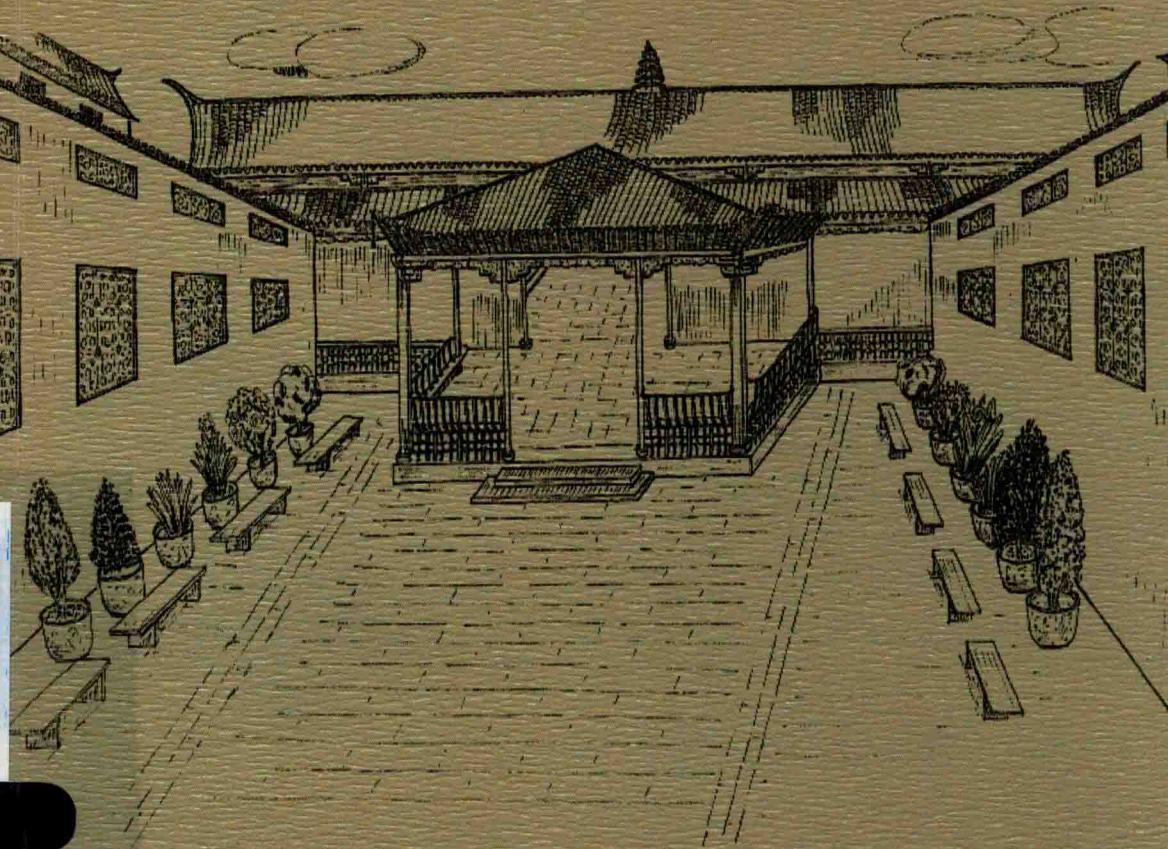


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

金山钱氏家族史

唐昱霄 钱基敏 / 著



文匯出版社

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

——金山钱氏家族史

唐昱霄 钱基敏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山钱氏家族史：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 / 唐昱霄，钱基敏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9

ISBN 978 - 7 - 5496 - 2316 - 7

I . ①金… II . ①唐… ②钱… III . ①家族—史料—上海 IV .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3871号

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

——金山钱氏家族史

作 者 / 唐昱霄 钱基敏

策 划 / 王唯铭

责任编辑 / 熊 勇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150千

印 张 / 11.5

ISBN 978 - 7 - 5496 - 2316 - 7

定 价 / 58.00 元

序言

你是否来到过金山？

伫立在金山嘴，凝望浑黄无际的东海，海浪拍打着堤岸，翻起氤氲的水气。千百年来，金山的海似乎就是这般温存着这片土地。

倘若你是一位普通的过客，当海风徐徐吹来，闻到的是阵阵海腥味；当浪涛前仆后继地冲打海堤，耳边响起的是循环往复的“噼啪”声。

倘若你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一些了解，或许，就能从这海言海语中嗅到一丝书香，听到阵阵读书声，看到积淀数百年而成的人文风情。

倘若你是一位故人，那么，发生于此的这段书香世家的传奇故事，就一定不会陌生……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金山钱氏家族的故事。这一支钱氏出自吴越王钱镠家族，在五代以来千余年的中华历史长河中绵延传承，名人辈出，最终在金山的这片土地上扎稳脚跟，成为一方望族。金山钱氏崇文重教，其传承数代的刻书事业在中国印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近代动荡的时局中，钱氏中人不改本色，砥砺前行，敢为天下之先，也将金山钱氏之精神传承至今。

这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也是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真实演绎。

CONTENTS

第一章 守山阁书香	001
一、湖楼校书记	002
二、祖传遗风	005
三、五代传承	008
四、珍品荟萃	016
五、文化传承	020
六、金山之光	025
七、陈香难觅	027
第二章 金山望族	032
一、钱廉的故事	032
二、内圣外王	035
三、钱氏义庄	045
四、清寿堂	049
五、钱家花园	055
六、钱氏祠堂	059
附：吴越遗脉	066
第三章 教育兴乡	112
一、百年校庆	112
二、风雨沧桑	114
三、重回校园	121

第四章 乱世抉择.....	123
一、厄运难料.....	123
二、南社英豪.....	127
三、人各有命.....	133
 第五章 新的开始.....	136
一、雏鸟离巢.....	136
二、风云巨变.....	138
三、劳改岁月.....	140
四、苦尽甘来.....	144
 金山钱氏族谱（肇发彭城）.....	150
清代文学世家关于钱氏家族的述考.....	158
金山钱氏清寿堂谱系源流表.....	169
金山钱氏先祖简介.....	171
后记.....	175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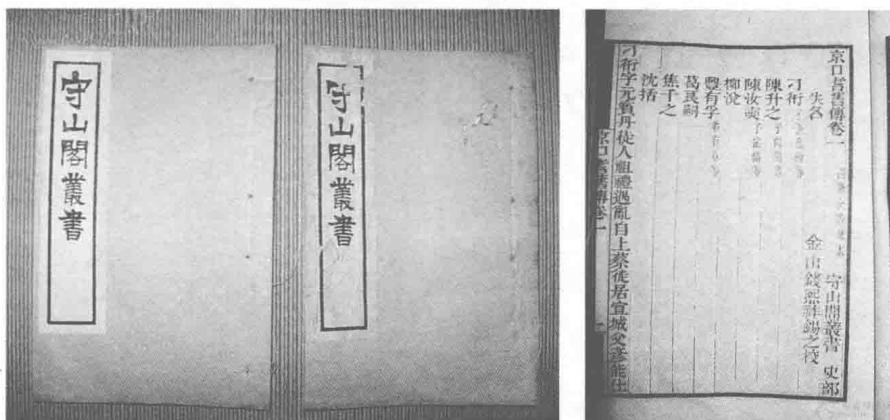
守山阁书香

导语

“钱氏一族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出版史》

单单这一句话，就足以体现这个书香世家的刻书功绩。罗马并非是一天建成的，守山阁同样也不是一夜筑成的。金山钱氏家族的辉煌刻书史，来自西子湖畔文澜阁旁校书不辍的沉醉身影；来自金山钱圩街头巷尾从一座座钱家大宅中飘出的浓浓墨香，来自钱家数代才俊毕生倾注的心血结晶，来自整个家族千年以来蕴藏着的人文情怀。

即便是经历了太平天国时代那场毁之一炬的浩劫，守山阁的书香依然流芳至今，为历史所铭记！



一、湖楼校书记

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白堤之右，西泠桥之左，这里地势高敞，可揽西湖全胜，著名的文澜阁就坐落于此。文澜阁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2）。是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最早抄录的四部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也就是所谓的“内廷四阁”。后来，乾隆皇帝因“江浙人文渊薮，允宜广布，以光文昭”，又命人将《四库全书》续抄三部，分别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这就是“江南三阁”。

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文澜阁也屡次遭受磨难。咸丰十一年（1861）文澜阁焚毁，部分藏书散失。光绪六年（1880）开始重建，并把散佚、残缺的书籍收集、补抄起来；辛亥革命后又几经补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才恢复旧观。到了今天，曾经的江南三阁只有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存世，成为“东南瑰宝”。



文澜阁里的《四库全书》声名在外，在它落成四十多年后，有一群来自金山的钱氏才俊曾慕名到此，留下了一段风雅传奇。一本《湖楼校书记》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

故事要从乾隆四十九年说起。那一年皇帝传令：如果有人愿意读阁中的藏书，允许陆续借领，广为传阅抄录。既然皇帝有嘉惠士林之意，那原本就嗜书成瘾的钱氏子弟们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道光乙未年（1825），金山钱氏才俊钱熙祚为了校刊丛书，相约同伴，共游西泠。同行者有顾尚之、李兰垞、兄弟钱熙泰共5人，于当年十月初四午刻，从秦望山乘船出发。农历十月的天气，霜露既零，寒风凛冽，夜色之中，星光万点。众人乘坐的小舟荡漾在碧水中，遥望鹦鹉洲已经模糊不可辨视，只能听到桨声人语。在这样一个初冬时节，船上的这群年轻人感受到的并不是寒冷，而是远方文澜阁书香的召唤。

几天后，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杭州西子湖畔。《湖楼校书记》里详细记载了众人来到文澜阁的所见所闻：“十四日偕同人至文澜阁，假山杂树，进径幽奇。阁凡三层，各五间，最下层中置图书集成，左右皆经部；次上层周围而凹，其南为史部；最上层则子部集部，其书函以香楠，首刻铁题，经饰以绿，史以朱子以蓝集以浅绛，每册之护页如之阁之后为……”

这样的说法和后世对文澜阁形貌的记载很是吻合。文澜阁本仿宁波天一阁形式而建，结构为六开间楼房，外观二层，中实三层。顶层通作一间，取“天一生水”之意，底层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屋面重檐，背山轩立。阁前凿水池，中有克石耸立，名仙人峰。再前有御座房，有狮虎群假山一座，上建月台、趣亭，遥遥相对，假山中开洞壑，可穿越、可登临，玲珑奇巧。阁东南侧有碑亭，上刻清乾隆皇帝题诗及颁发《四库全书》上谕。



倘若在春秋之际，能在如此藏书巨富而又巧夺天工的楼阁里觅书寻书，借出之后面对着西湖的湖光山色阅读校对，结伴品评，实乃一件乐事。但钱氏众人们所到的时候正是气温骤降之时，他们的校书工作实在算不上轻松。《湖楼校书记》里是这样形容众人抄书校书的条件的：“十九日校正坦琴旨一卷、春秋分记一卷、王懋竑朱子年谱二卷，湖上本寒，楼居尤甚，呵冻成墨，十指如椎，是日所抄书皆集……”“二十日天阴微雪，寒烟弥望，于是湖水皆冻矣，行船打冰，窟窿不绝……”

尽管如此，今天的我们通过《湖楼校书记》里的描述，依然能够想象近200年前的校书情形：人流稀少的冬天，在湖楼校书抄书的一共有三十多人。坐在楼中，面对冬日的湖光山色，白天校书抄写笔耕不辍，夜里则点亮灯火，读书的声音到了半夜也不会停止。这样的场面在西湖之畔也算得上是别开生面、未曾有过的吧。

校书的过程，既能带来探索的乐趣，也会有疑窦丛生，更会有无法释怀的遗憾。《四库全书》是在乾隆年间由诸儒臣编撰精心校订而成，此中收录的书籍与坊间流传的版本差距很大。细心的钱氏子弟们发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存在的一些纰漏，比如他们认为文澜阁里的版本“多讹脱，又有数事与提要不合”，在《湖楼校书记》的余记中举例了大量与提要不合的例子，并感慨“此予所见者，其他正恐不少，不知何故”。除了疑惑，还有遗憾，“……今多散佚，惜不能一一取校，亦一憾云。”

尽管时间有限，尽管心中还有很多疑惑，但这一个月的校书工程的成绩还是十分突出。《湖楼校书记》里详细记录了所有所校书籍的名字。“校书八十余种，抄书六十一种……计四百三十二卷，始于十月二十日止十一月十九日。”

当然，钱氏的才俊们来到西子湖畔后，并非只是一门心思

校书。文人雅客，寄情山水本是再正常不过了，更何况是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实际上，游历和校书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首先，众人在杭州的住所就是一处观景的好地方，“湖楼在白堤之东，大闸口南数步，旧为文昌宫供奉文星，后卖为民房，上下八间，面湖背街，前楼中间为校书处，点笔之余颇适凭眺。”寓居西子湖畔，对于这片湖泊的秀美，自然也是让大家赞叹不已，“每当晓雾半收，朝旭初上，晴翠绚焕，微波映之，若美人临镜，膏沐未施，尚余睡态，其妩媚殆不可名。”除了到处探寻美景，拜访友人，对于当时杭州人的生活和在西湖的新发现，也都在《湖楼校书记》里有所体现，比如书中说到了杭人崇尚礼佛、西湖疏浚，还饶有兴致地谈了西湖客流的变化——“西湖为游人聚集之所，或扫墓，或礼佛，或清游，自春徂秋，殆无虚日，至冬则寥落无人矣。”

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七，钱氏一行回到了泰山，结束了这一次的校书旅程。《湖楼校书记》正文的最后，简单的一句话却真实反映了钱熙祚、钱熙泰们归来后的感受：“此行客西湖者几二月，湖山胜概，略见一斑，惟韬光龙井虎跑诸处未及一游，仓促回舟，不无泱泱，后期可践，定不食盟，山灵有知，当亦首肯。”

14年后，也就是道光己亥年（1839）的秋天，在钱熙泰的提议下，钱氏子弟终于故地重游。“九日卯发，微风徐送，朝日半升，湖上诸山参差杂出，若立若坐，若凝思若含笑……”他们对文澜阁的痴迷与坚持，正是金山钱氏家族数代人呕心沥血投身刻书事业的缩影。

二、祖传遗风

江南富庶，大户豪族遍地，但是，并不是家族有钱有势

就可以引领一方文风，说到底，要的还是底蕴。金山钱氏自临海到奉贤，从奉贤到钱圩，不断繁衍壮大，良田万亩，家财万贯，声誉卓著，本可以安心躺在这良田家财上舒舒服服地做一地望族。然而，他们是吴越王族的后裔，是一支皇族血脉，冥冥之中继承了先辈的爱书崇文之风。书开书合，墨香不止；刻书传承，流芳百世。

金山钱氏的青年才俊们有多爱书，看看下面的几段话就知道了：

钱树本（1744—1790）——“君性严峻，好读书，蒐玩群籍弗废寒暑……好搜罗典籍，每得一异书，展玩几忘寝馈，是以藏书之富，甲于五葺。”

钱熙经（1796—1849）——“漱六廉静寡欲，闭户简出而嗜古好聚书。遇所未见，购之不惜重价。”

钱熙载（1779—1834）——“名噪上庠，书盈边笥，丹黄在手，著述等身。”

钱熙祚（1801—1844）——“生平无他嗜好，惟耽于图籍，得前贤未刻著述，即为刊行。手自校讎，无间寒暑……”

.....

从爱读书到爱刻书，金山钱氏的读书人慢慢把嗜书升华成了一项代代相传的事业——刻书。这和他们数百年前的祖先们何等的相似，仿佛就是一个惊人的历史轮回。

根据《中华印刷通史》记载，但凡提到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雕版印刷术，较为突出的就是地处南方太湖流域的吴越国。在政治、经济、生产上，吴越国稳定而繁荣。吴越王钱镠，被梁太祖封为吴越国王，后又加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钱氏诸王信奉佛教，而忠懿王钱弘俶（947—978）崇信甚笃，曾大量修建寺庙，兴造佛塔，雕印佛经。时至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吴越国雕印的佛经实物多有发现。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过程中，

在石幢象鼻内发现了数卷藏存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岁记”。吴越王朝如此大规模的印刷活动，让人叹为观止。

五代之后，宋、元、明三朝荏苒而过，公元18世纪，中华大地已经进入康乾盛世。祖先身上的这种“书香魔性”，再次在金山钱氏的子孙身上焕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同样在这本《中华印刷通史》中，有着对清代著名私人藏书家、刻书家所刻印的书籍略所做的简要介绍，从中能看到这样一段话：

“……金山钱氏刻书最多，延续最久。根据光绪年间《钱氏家刻书目》所载，钱氏刻书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光绪年间从未间断。起首是钱树本（字根堂），刻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策》《庄骚读本》；钱树堂、钱树立继刻《经余必读》《醉经楼经验良方》《保素堂稿》；钱树芝刻《温热病指南集》；钱熙彦、钱熙载刻《春秋阙如编》《元诗选》《元史类编》；钱熙辅刻《艺海珠尘》《壬癸集》《重学》；钱熙祚刻《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素问》《灵枢》《胎产秘书》；钱培益刻《货币文字考》；钱培名刻《小万卷丛书》；钱国宝用活字排印杜文澜编的《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还刻有《务本义斋算学三种》《疡科辑要》《万一权衡》；钱润道、钱润功刻《甲子癸卯王皇简法》《钱氏家刻书目》十卷。钱氏刻书，以钱熙祚作为最著名……”

此外，金山钱氏还收藏了许多珍贵书版，有阳城张敦仁校勘本《仪礼书》、华亭张祥河刊本《篆字九经》、新安汪启淑刊本《说文系传》、锦川蔡毓荣编辑《通鉴纪事本末纪要》、明三山郡庠刊本《通志二十略》，兹附著之于此。其所收苏松旧族藏本，亦多有善者。

刻书，成了金山钱氏最闪耀的一张名片，使之能够自豪地



屹立于中国历史之中。

早些年，上海出版局为了编著《中国出版史》，也曾专程来金山寻访和调查。教授、专家在经过缜密的研究调查后，一致赞誉：“钱氏一族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油墨书香，究竟是怎样从两百多年前的钱氏刻书坊飘出，伴着温润的东海海风，飘向西方的呢？

三、五代传承

当我们梦回200年前钱氏刻书坊，眼前穿梭着一代代钱氏子弟忙碌的身影，百年书香，五代传奇。

金山钱氏家刻书坊的文化活动，时间从清末光绪朝向上可追溯到乾隆年间，横跨一个多世纪（载姚光编《金山艺文志》）。1990年版《金山县志》记载着这个家族参与校勘刻印的有五代19人，其中“树”字辈四人，他们是：钱树立、树本、树棠、树芝；“熙”字辈七人，他们是：钱熙祚、熙泰、熙辅、熙载、熙彦、熙舆、熙哲；“培”字辈五人，分别是：钱培名、培让、培益、培荪、培杰；“铭”字辈两人，分别是钱铭烈、钱铭圭；“国”字辈有一人，为钱国宝（作者注：此处记载有误，金山钱氏并无“国”字辈，钱国宝应为钱铭彝，第五代刻书传人也应是“润”字辈）。当然钱氏家族的刻书辉煌中，还少不了两位晚清名士的身影——南汇张文虎、同邑顾观光。

在他们的代代努力下，《守山阁丛书》120种656卷、《珠尘别录》28种、《指海丛书》20集141种404卷、《艺海珠尘壬癸二集》42种、《小万卷楼丛书》17种等从钱家的刻书坊源源不断地诞生出来。所谓“珠尘”是指钱熙祚编辑《守山阁丛书》时发现还有许多重要著作未被收入，为免这些孤本“宝珠蒙尘”而失传，特别编“别录”，使以“重光”。“守山阁”，指

的是秦望山西侧的楼阁，即钱氏宅第之别号。

在这五代19人中，青史留名者也甚多。民国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就载入了钱氏刊书代表人物钱熙祚、钱熙辅。

钱熙祚这个名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在《湖楼校书记》中，他就是西泠之行的主角之一。若以“内圣外王”而论，钱熙祚可以算是钱氏中人的代表，为官处事自不用再说，其对书的热爱更是了得。钱熙祚从小聪慧，勤于思考，学习刻苦，而且特别爱探究古籍奥秘，但凡艰辞奥旨，靡间洪纤，他都能洞若观火。如此天赋和长年累月积累的学识也为他最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道光十三年（1833），钱熙祚完成宋章樵注《古文苑》21卷，刻板行世。道光十七年（1837），钱熙祚在宗祠堂后建阁以贮书，取名“守山阁”。楼分四层，同时聘请名士如顾观光、李长龄、张文虎等在藏书楼中校勘、抄书，每日校书八十余种，抄书四百余卷。书阁位于湖湾之处，湖光山色，碧波荡漾。从此，钱熙祚带领着同门兄弟，仿佛拧上了发条一般开始校勘刻书，钱氏刻书从此名声大作。

道光中，钱熙祚得到了常熟张海鹏《墨海金壶》残版58种。《墨海金壶》是大型丛书，辑于嘉庆年间，原有117种，后版毁于火。钱熙祚得到残版后，计划加以校勘增纂，约请其兄熙辅、弟熙泰、熙哲，从兄弟熙载、熙彦、熙经等，并延请同里顾观光及在钱家坐馆的南汇人张文虎协助，于道光十四年（1834）开始，三度赴杭州文澜阁查阅《四库全书》，分头校勘，纠正错讹、脱漏，并收集补充了大量新的内容，到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历时十年，终于完成这部巨著，定名为《守山阁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112种656卷，主要为宋元明三朝名著。

这部丛书刊出后，钱熙祚又把《墨海金壶》中未收入《守

山阁丛书》的28种辑成《珠丛别录》82卷，其内容多为医、农、道家、艺术方面的书籍。接着又根据张海鹏所辑《借月山庄汇钞》残版，经校勘、增辑，重编为《式古居汇钞》，共收各类古籍49种135卷。

可惜天妒英才，钱熙祚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病逝，年仅44岁。他去世后，其子培让、培杰遵遗嘱续辑完成《式古居汇钞》，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印。接着钱培让、钱培杰兄弟又在《式古居汇钞》的基础上增补至20集144种，易名为《指海》，亦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完成。

除了以上这些著名刻本，钱熙祚还校勘了《黄帝内经素问》《内经素问灵枢》等医学著作。

钱熙祚为校勘、出版丛书耗尽毕生精力，由他所刻之书皆为12行绿格，在格外印有“守山阁抄本”字样。据序中所称，三部丛书所收均为古代撰述、佚而仅存之书，短篇著作易于散佚之书，近人著述有关政治、风俗之书。又选《素问》《灵枢》等书刊印，均以秘籍称。对文献辑佚、保存传播有贡献。藏书印有“钱熙祚鉴藏书画之印记”。

钱熙祚的丛书至今仍被认为是“校勘精审的善本书”，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和《指海》甚至还吸引了朝鲜使臣远道而来，重金求购。清代学者阮元说：“其书迥出诸学丛书之上。”清末重臣张之洞则评价道：“其书在五百年中必不致泯灭者也。”

熙字辈里，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钱熙泰。钱熙泰（1812—1860），字子和，号鲈香，著名的《文澜阁续抄书目》均由他执笔。

《湖楼校书记》里也有他的身影。在钱熙泰自己的日记《钱鲈香先生笔记》中，也详细描写了兄弟友人齐赴文澜阁查阅校勘书目，并结伴而游，寄情山水的故事。

“先生生平与同邑顾尚志先生（观光）、南汇张啸山先生（文虎）最友善。道光乙未秋寓西湖，就文澜阁校书之役。三先生外，李兰垞、钱雪枝二先生也。雪枝先生名熙祚，鲈香先生之兄，即刻守山阁丛书者。其道光己亥二度校书，庚子三度校书，皆寓湖上之弥勒院十三间楼；则先生与啸山先生二人也。先生爱游，所至必穷其胜，校书得暇时，复出游，与啸山先生偕。湖上胜地既遍，乃更西至天目、九锁；南渡江，登会稽，探禹穴，访兰亭。”

在这本笔记中，还附有《西泠校书记》一则：

“乙未秋八月，予兄雪枝有文澜阁校书之役，订游西泠，又一越月，从兄即山，始定行期。于时秋爽，山水方涿，天助人与。同游者为顾君尚之、张君玉尹、李君兰垞、雪枝和我同寓湖堧。借湖山之胜，聊朋旧之欢，又得书窥中秘事，乃人生一快事也。”

由此可见，校书刻书虽然工程浩大，但在钱氏众人心中，绝非什么苦差事，而是一件乐事和一种人生寄托。心性使然，兴之所至，钱氏刻书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自然也是水到渠成了。

此外，钱熙泰尚著有《锄月吟稿》《古松楼剩稿》等诗集。当然，如今倘若你想研究金山历史，也一定会参考查阅钱熙泰在咸丰八年完成的《金山县志》稿8册，此版《金山县志》今藏于上海图书馆。而后的光绪四年版《金山县志》也是根据此稿“增损分合”而成的。

再说说钱熙祚的哥哥钱熙辅。钱熙辅，字鼎卿，曾任芜湖教谕，他的岳父系清嘉庆时南汇著名学者吴省兰，曾辑《艺海